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还珠楼主卷

兵書峽

(下 册)

还珠楼主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还珠楼主卷

兵書峽

(下 册)

还珠楼主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第十三回

胜迹记千年 后乐先忧 名言不朽 黑风飞万丈 穷山暗谷 奇险连经

前文黑摩勒师徒船到湖口，又遇风雨，时正深夜，快要拢岸，丁建忽由水中蹿上船来，说奉师命，请黑摩勒速换所驾渔舟赶往小孤山，免遇岸上埋伏的群贼，引起凶杀。黑摩勒一听师父七指神偷葛鹰已到黄山，正和乾坤八掌陶元曜开石取宝，分在始信、文笔两峰绝顶铸炼刀剑，心中惊喜，意欲先往黄山见师，再往武夷山寻那异人，当时也未明言。刚一换船，便见湖口镇上灯光人影闪动飞驰，并有多人坐了两船追来，料知踪迹已被贼党发现。四人正在商计应付，忽听打桨之声，由斜刺里飞也似驶来一条小“浪里钻”，电闪光中还未看清，两船已然隔近。那小船本由横里驶来，快要撞上，忽听浪花微响，来船已然侧转，附在四人船旁，一同前驶。

丁建为人机警，先疑来了敌人，本在准备，仗着练就目力，一双夜眼，暗影中看出来势不像贼党一面，忙即止步，立在船头，暗中戒备。方要开口询问，来船已先低喝：“黑老弟师徒可在船内？”黑摩勒剑已拔出，一听口音甚熟，同时，剑光闪处，瞥见对面船上，立着一个身穿水衣的少年，果是黄生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忙答：“小弟在此，黄兄船小，过来再谈如何？”话未说完，丁、黄二人同声低喝：“快将宝剑收起！以防敌党发现。”黑摩勒也自警觉，刚将宝剑回匣，双方入舱，匆匆礼见。

铁牛听说盘庚同来，尚在小船之上，想要过去。黄生拦道：“不必太忙。此时风狂雨大，波浪猛恶，前途已转顺风，快将船帆拉起，一同前进。空中电光连闪，敌人也许不曾看出老弟剑光，你们各自开船，我把话说完，还要走一趟呢。方才我师徒正往回开，忽然发现你们船上灯光隐隐外映，心想此时怎会有船开来？彼时风雨不大，愚兄目力尚好，还能看见，正在船头遥望，船上灯光忽隐，隔不一会，便见贼党发了两支流星信号，越料来船多半贼党之敌。跟着便见贼党拿了风雨灯抢着上船，对准你们方才来路追赶。同时发现你

们船是两条，已然分开。我身边带有小菱洲特制水镜，本可望远，无奈雨大天黑，看不清楚。正不知寻哪一条船好，空中忽有电光连闪，这才看出内有一条是往小菱洲一面绕去，你们这条船好似与我同路，想是为避贼船，多绕了一点水路。想起来时庞曾兄所说，料你师徒多半是在船上，否则也必不是外人。盘庚又用小菱洲所赠听筒，听出铁牛在喊师父，越知不差，忙即赶来。我今夜曾与风大兄相遇，得知贼党人多，内中大有能者。最可虑是我们杀伤太多，这班贼党有甚羞耻！迫于无奈，就许利用老贼财势，勾动官府，添出许多麻烦。事闹太大，连累无辜商民受害，一个不巧，兴出大狱，使宫廷多生疑忌，留下后患，将来诸家遗孤报仇之后，仍难安身。黄山诸老前辈已写好一封向老贼的警告信，上有‘你不狐假虎威勾引官府，以阴谋暴力使无辜人民受累受害，我们便不出动，只在一旁主持公道；如其卑鄙无耻，狐假虎威，兴出大狱，连累良民遭殃，自己造孽，便容你不得！我们定必联合日前一班老友登门问罪，举手之间，你便全数灭亡，连想和仇人一决胜败都是无望’等语，但因令师葛老前辈，和神乞车老前辈、中条七煞中的查二先生说了几句笑话，说：‘芙蓉坪你们当它虎穴龙潭，我仍当作无人之境。此时双方仅有一点小接触，老贼为人我已深知，虽极奸恶，不到万分情急，仍想绷点面子。自己不行，去向狗官乞怜，除却丢人，多害无辜，又伤不到敌人，这类下作的事，暂时尚不至于如此无耻。这封信目前还用不着，等我们刀剑炼成，仍由我亲身往投便了。’鄱阳三友因这信尚未发出，均主避实击虚，去重就轻，或是由师叔等一班同辈弟兄姊妹出头下手，使其顾此失彼，手忙脚乱。再分别设法，剪去他的爪牙，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岂非绝妙？昨今两日，来贼太多，并有几个能手在内，老弟本领虽高，也犯不上为他们多费力气。不过这些贼党实太骄狂，我师徒二人本来不想多事，因见老弟踪迹已被发现，就是闪避得好，一个不巧，仍难于被他看出，水中动手固然不怕，这大风雨，动起手来也很费事。正好一举两便，由我驾了原船，先给他一点警告，出一点气，就便将贼引开。你们各自加急前进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黑摩勒见他要走，忙问：“伊华想已让押到小孤山，青笠老人如何处治？”黄生方答：“我不为这厮，还不会来呢！”忽听窗外弹指之声。两船本是并肩而行，相隔甚近，黄生忙说：“盘庚在敲船窗，必有事故。他带有水镜听筒，许是发现敌党追来。我看看去。”铁牛急于要见盘庚，也想同往。黄生拦道：“外面风雨太大，波涛汹涌，天又深黑，你去不得。”黑摩勒听出外面风狂浪

猛，雷声隆隆，响个不住，忙把铁牛喊住。黄生匆匆说完，已拉开风门，朝丁氏弟兄打一手势，令其加速急行，匆匆纵出，一闪不见。

铁牛探头外望，瞥见一条小船影子，船后只一小人，正由船前掠过，其急如飞，狂风暴雨中，微闻打桨之声，晃眼无迹，黄生似已入水，不在上面，心想这两师徒不特武功甚高，水性更是惊人，将来遇见机会，非将水性练好不可，免得离开陆地就要吃亏。

丁建见门已关，铁牛仍在满船乱看，想要寻找缝隙。兄长一人操舟，尚须相助，稍有警兆，还要分人下水，免被贼党涌上船来，当夜风雨太大，波涛险恶，贼党人多，两小师徒水性不佳，不是对手，吃他的亏，惟恐铁牛等人走后，又开船舱，虽有油帘遮蔽，灯光难免外映，便将两个竹筒交与铁牛，说：“此是水镜听筒，乃小菱洲特制，昨日发现水氏弟兄船上也有此物，本来不知用法，后来我在小菱洲对面荒礁之上等候师叔同行，忽然发现水老大之妻驾船赶来，想因她丈夫被师叔们打败，打算拼命，周身都是暗器插满。隔了一会，忽见所乘空船往回路随流漂去，被大哥无心发现，忙由水中追上将其截住，寻到这两竹筒。刚在查看它的用处，覆盆老人忽由水中纵上，说要借船一用。跟着又见你说的那位无发老人，由侧面无人沙洲上踏水来会，向我指点了几句，便同开船走去，只将这两个竹筒留下，以备应用。我们曾经试过，水镜虽有用处，须在天气好时才能看远；听筒却极灵巧，如非今夜大风雷雨，水声大闹，多远都能听出。此时外面昏黑异常，不是对面，便在近处也看不出一点形迹，开窗无用，反而闹得满船水湿。我这船上开有四个小孔，你将两筒插在上面，一听一看。小的一根没有镜头，内有两层薄膜，只要留心细听，就是风浪雷雨太大，人在一二十丈之内说话和来船走动之声，也能听出几分。我要帮助大哥划船，也许还要入水推舟，以便走快一些，不能在此奉陪。师弟最好只作旁观，莫使灯光外映，免得贼党偷偷掩来，变出非常，吃他的亏。内有一个使千斤锤的力大无穷，所用明月流星虽不一定名副其实，少说也有六七百斤。船在三丈以内，被他舞动，甩将过来，多大的船也被打成粉碎。就是将他杀死，这长一段水路如何走法？将来陆地相遇，再用你那扎刀斩断锤上铁链，将他杀死，岂不省事得多？”

黑摩勒忙问：“大力金刚那天雄也来了么？”丁建答道：“正是此人。他和洛阳三杰至好，都是出了名的天生蛮力。上次北山会上，他因有事不曾赶到，后听三杰被简二先生孤身空手凌空撞落，把一世英名丧尽，恨到极点。

恰巧贼党有人与之交好，互相利用，欲报前仇，专和北山会上我们这面的老少英侠作对。他四人以前本在黄河两岸往来出没，号称三杰一雄。他觉着北山赴会自己虽未在场，三杰均是他的至交至戚，既不好意思再在原处称雄，剩他一人也是无趣。前数日方始同来江西，隐居九江附近，打算待机而动。就不能寻简二先生本人报仇，好歹杀上几个有名望的对头，稍争一点颜面再行出头，今早才由贼党将其接来。”还待往下说时，忽听舟后叩壁之声，忙说：“师叔稍等，家兄喊我，许有甚事，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便往后艄赶去。

黑摩勒师徒坐在船内，对着一盏油灯，耳听外面风声雨声越来越猛，杂以雷鸣浪吼，声更洪烈。那船仿佛走得极快，孤舟一叶，冲风破浪，行驶在万顷狂涛之上，时起时落，颠簸不停。船顶悬的那盏风雨灯也跟着东摇西晃，光影幢幢。船上杯盘等零星用具已全收起，只剩两边榻上的枕头，不时滚动。黄生、丁建一去不来，也不知外面是何光景。铁牛连用两筒查听窥看，先听不出丝毫异兆，水镜筒外面更是一片漆黑，除却偶有电光一闪，瞥见风狂雨大，骇浪山飞而外，哪看得见一点敌人影子？多大本领，处此境地，无法施展。正在心烦气闷，忽听前船头上好似有了响动，因是风浪相搏，轰轰发发，聒耳欲聋，先未听清。铁牛手握扎刀，正待朝前掩去，黑摩勒忙喝：“铁牛且慢！莫是我们有人受伤，你先不要走出，待我看来。”说罢，刚往外走，忽听外面有人低喝：“师叔，是我。师弟快来帮我一帮，这位丁二哥受伤了。”

铁牛听出盘庚口音，连忙追出。黑摩勒一听丁建受伤，不由大怒，也忙赶去。刚到船头，瞥见船板上伏倒一人，盘庚立在一旁，正由身旁取出一个火筒，一晃便亮。铁牛忙喊：“师兄，你不怕贼党看见么？”盘庚答说：“贼党已被师父引远，这大风雨，决看不见。我已累极，请代将丁二哥扶了进去。”黑摩勒见盘庚穿着一身雨衣，立在大风雨中，说话不住喘气。船头上的雨水，似瀑布一般四外飞流，如非那船制造精巧，四面均有水道，窗前并有挡水隔断将雨水挡住，又是顺风，中舱早已被水灌满。闻言知道丁建伤势不轻，不顾说话，忙同铁牛赶上，搭了进去。

刚把人放向榻上，盘庚也由外走进。关好舱门，便听后艄丁立询问伤势如何。黑摩勒见丁建人正醒转，正向外面喷水，待要坐起，灯光之下，面白如纸，已无人色，恐丁立不放心，方答：“无妨，人已醒转。”

盘庚在旁接口道：“丁大哥放心。我们吃了人少的亏。先是师父和我驾船把贼引开，我躲在一旁，只由师父一人上前诱敌，准备万一贼党太多，索性

丢了小船，我也入水，给贼党一个厉害，把那水性好的去掉几个，挫了他们锐气，便同回来，不料丁二哥会由水底赶来。这时天太昏黑，水中对敌好些不便。师父身旁带有水里用的骊龙珠水灯，先入水四贼不知厉害，望见水中灯光人影，追将过去，被师父连伤三人，贼党才知厉害，风浪雷雨又大，不敢冒失，已然改攻为守。丁二哥初来不知就里，黑暗中见贼党太多，船有两条，意欲由船底穿洞，将其打沉。没想到贼党因见敌人厉害，早有防备，船底伏了两个能手，内中一贼持有特制铁丝网套，目力水性俱都颇强。二哥上来没有看出，等到警觉水底有贼，正要迎敌，已中诡计，被贼网住，空有一身本领，无法施展。那贼看出二哥本领高强，恐其难制，人刚入网，立即收紧。本非全身勒死，痛晕淹死不可，幸而师父由侧面看出，见贼党已先上船，正在收网往上提人，箭一般赶将过去，扬手两支梭镖，先将旁立两贼打伤，人也跟踪赶到。乘着对方惊呼忙乱之际，救人心切，左手一钩先将那贼刺伤，钩落水里，再用前次借与师叔备而未用的那柄匕首，一下将贼首斩断，连人带网一齐抢走。我在船上正等得心焦，遥望贼船灯光乱闪，人语喧哗，心中疑虑，赶往偷看。望见水中流星，知是师父龙眼灯光，恰巧迎上。师父探头出水，说：‘贼党甚多，为了吃亏太大，全都情急痛恨，现正由后迫来。我虽不怕他们，丁二昏迷未醒，又在水内，离船颇远，却是可虑。你来得正好，小船无须再顾，可速将他送往船上。他虽未受重伤，但被铁网紧勒了一下，痛极昏迷，灌了不少湖水，此时无法救醒，必须将他背在身上，头出水面，踏水而渡。我如将贼党全数打退，立来接应。’说时原是边说边逃，二哥身上铁网已被师父用刀挑断，托在手上，一面急驶，一面朝下控水，并将自己水套取下，将头罩住。走了一段，遥望贼船已分两路追来，恐被发现，又恐看出此船去路，我们手上托着一人，半身出水，冲风冒雨，踏波而驶，自然要慢得多。一个不巧，被贼党水中追来，丁二哥未醒，如何应付？只得将人交我，照师父所说，往这一面追来，师父便朝贼船迎去。二哥身长，我人太小，如在好天也还无妨，偏又遇到这样风浪雷雨，本就吃力，你们的船又快，相隔已远，二哥腹中有水，就是面有水套，头在水上，这样大的雨势和浪头，水仍不免灌进，他又失去知觉，多好水性也无用处，似此波浪滔天、无边无岸的茫茫大水，船追不上，时候一久，岂不淹死？心里一急，上来用力太猛，等赶出三四里，人便疲乏。久不见师父来，越发惶急，勉强拼性命往前急迫，一口气又赶了两三里。正急得我要哭，不料无意之中出水换气，忽然发现前面水面上有一点亮光。先还拿不

准是否你们的船，重又拼命赶来，且喜相隔不远，接连两蹿居然赶上，果然不差，但是力已用尽，忙将二哥推送上船。我手搭船边，又被此船拖出一段，方始稍微缓气，纵了上来。惟恐师弟当是敌人，万一误伤，先喊了一声，此时才知那亮光乃师弟插在窗孔中的水镜透出。幸而贼船离远，少说也在十里之外，否则岂不被他看破？方才小灯便是师父特制、又名骊龙珠的龙目灯。如非夜深风雨，贼船已远，怎会点燃？二哥只是多吃了一点湖水，现已吐出，大家放心好了。”

说时，丁建两次坐起，均被黑摩勒止住。丁建气道：“这班水贼不用真实本领对敌，却以诡计伤人。虽是我自不小心，对敌之际强存弱亡，说不上别的，但是此仇非报不可！”盘庚接口道：“你那对头已被师父钩落水中，断去一手一足，就是不死，也差不多了。二哥何必这大气？”

丁建笑道：“还忘了向老弟道谢呢！我先没打算去追贼船，后因久候令师不至，前往探看，发现贼船灯光，跟踪赶去。到时，见群贼不敢下水，各用暗器朝下乱打，心中有气，打算穿过贼船。不料船底伏有两贼，一个在前诱敌，刚一交手，便是败退，我往前一追，立被暗中埋伏的铁网罩住。被擒无妨，胜败常事，不该欺人太甚，一面下毒手收网，嘴里还说好些便宜话，实在令人恶气难消！黄师叔多大本领，也只一人。贼党诡计多端，此时未归，好些可虑。就是我此时精神不济，难于往助，也须有个接应。我意欲去往后面驾船，由家兄前往一探，将他接应回来，你看如何？”丁立兄弟关心，早在后面静听，闻言首先接口说道：“二弟受黄师叔救命之恩，万难坐视！你快来代我驾船，我就赶去好了。”

盘庚方说：“无须，师父以一敌众，如在平日，自然吃亏，今夜却沾了天气的光。他不特得有师祖真传，目力极好，身边又带有两件好兵器和水灯骊龙珠，有好些便宜。贼党初来，不知这里地势、水力强弱和我们的虚实，水中不比陆地，谁看得最远谁就占上风，先下水四贼本领都不弱，双方动手，不过几个照面，便被师父连用手法刺伤了三个，贼党多半胆寒，连下水都不敢。此时不归，必是师父想将那使流星大铁锤的一个除去，尚未得手；再不，便是想将贼船引远一点。二位哥哥不必多虑，再等一会。如仍不回，由我赶去便了。”黑摩勒师徒也不放心，均想同去，索性把船开回，与贼党决一存亡。

盘庚早料众人必要激动义愤回舟相助，正在力劝，外面风雨也渐渐小了下来，忽听打桨之声由听筒内隐隐传出。盘庚拿起，静心一听，忽然喜道：

“师父来了。”铁牛连忙将筒要过，边听边问道：“后面果然有人划船追来，怎知是你师父？你那小船不是丢掉了么？”盘庚笑道：“详情我尚不知。船上双桨乃是铁制，师父划船之声一听即知。”说罢，桨声越近，盘庚忙赶出去。

黑摩勒师徒知道贼船已远，不会被人发现，推窗一看，船已靠近，耳听黄生和丁立相对问答，盘庚急又跑进，将门关好。跟着便见黄生由船后推门走入，身上水衣已全脱下，先和众人招呼，又对盘庚道：“今日真难为你。我先恐你年幼力弱，追赶不上，这一带都是无边大水，没有一点陆地，万一中途力尽，将人丢下，如何是好？我在水中往来出没过好几次，好容易将两条贼船引远，并借他们所发暗器回敌，打伤了两人。最后贼党发话，说：‘你并非我们所追仇敌，为何出头作对？今夜风雨太大，双方不便交手，是好汉，留下名字地头，说明来历，等到天晴，约好日期，决一胜负。’我不愿给师父找麻烦，答曰：‘姓黄，路过此地，因见你们骄狂凶恶，心中有气，给你们尝点味道。真要寻我，随时均可遇上。我那来历姓名就道出来，你们也未必能够知道，问它做甚？’又骂了他们几句，便自回转。本想由水里赶来，那只小船无人驾驶，正被风浪打来打去，随水漂流，被我无心发现。觉着今日黄昏虽与贼党相遇，那是渔人打扮，现在对敌，穿了水衣，你又不在一起，面貌并未被他看出，何必留此痕迹？又想我和贼党在水中争斗时久，也有一点力乏，万一你在中途气力不济，有此一船，省事得多，于是坐船赶来。不料船中无人，积满雨水，急切间无暇收拾，走起来要慢好些，费了许多力气方始赶到。且喜无人受伤，丁二弟只受了一点虚惊，并无妨事。此雨不久便住，风力却大，乘着顺风赶往孤山，天明不久便可到达，我们走吧。”

丁建谢了救命之恩，力请把称呼改过。黄生自觉年轻，先还不肯，后见黑摩勒也在一旁劝说，只得应了。丁建又将船中所备酒食取出请用，盘庚、铁牛也在一旁相助，将积水打扫干净。雨势越小，顺风扬帆，船行极快，一路无事。

二丁均想早到，一同下手，并劝船中师徒四人各自安眠。四人本来一见投机，二次相见，交情更厚，两人一边，横在榻上，越谈越有兴，哪里还睡着？中间黑摩勒想起伊华，便问黄生：“到了小孤山，如何处治？”

黄生笑答：“我只顾和你谈说黄山比剑之事，没顾得说到这厮。我不为他，还不会来呢。”随说，伊华到了路上，先向庞曾哀求，说他老母在堂，兄长惨死，如何可怜，苦求给他一线生路。庞曾在鄱阳三友中人最忠厚，性又豪

爽，虽有先入之见，知道二伊奸恶凶狡，但听他说得可怜，未免有些活动，后又故意试他两次，并将绑索解去。哪知伊华狡猾已极，知道庞曾试他心迹，始而假装不知，不肯露出丝毫逃意。后听庞曾示意令逃，反倒哭诉，说他身受师门厚恩，决无二心，虽因一念之贪铸成大错，又不合看错了人，与贼党结交，如今自知罪重，悔恨无及。便不被人擒住，也必回山待罪，听凭恩师发落。无如犯规太大，二位丁师兄听了对头谗言，不容分说。到了小孤山，师父性刚疾恶，押送的人专说好话尚难幸免，再要火上添油，命必不保，为此胆寒。至于中途逃走，就是此去必死，也决不敢做此叛逆之事，只望老前辈到时多说两句好话。弟子家败人亡，偷生无趣，惟求暂宽一时之罚，等弟子奉母归西，办完大事，再行领死，便感恩不尽等语。一面又将以前所行所为全部供出，毫不掩饰，暗中露出许多事都是乃兄主动，或是迫于旁人情面，无可如何。虽然为恶，并非本心，所有罪恶，却愿由他一人承当。

庞曾渐被哄信，见他少年英俊，人更聪明，身世孤苦也系实情，觉着人谁无过，少年无知好胜，铸成大错，悔之无及，原是常情。对谈一久，不由起了同情之想，虽不便当时放他，本意将人送到小孤山，交与黄生，立即回转，并不想与青笠老人见面。因想免他一死，竟往面见老人代为说情。心肠太直，以为这厮情有可原，老人铜令符黑摩勒并未当面取出，不算抗命，虽与贼党相交，并未泄漏机密，剑沉蛟穴，没有取走，也无带剑投贼的真实形迹，从小便在师门，老人又受老友重托，只要把话说明，必蒙原宥，断定能说得通，事前把话说得满了一点。

哪知老人早看出二伊弟兄心术不端，执意不允，答话又太刚直。庞曾向来说到必做，老人虽是前辈高人，双方师门无甚渊源。鄱阳三友虽小一辈，但已成名多年，本领又高，向来不肯服低。先觉老人有点倚老卖老，神态高傲，心已不快，再见对方一点不留情面，非将伊华处死不可，不由心生愤怒，便说：“老前辈家法严正，令人可佩，我一外人，本来不应多口。因觉人谁无过，伊华先虽少年无知，犯了罪恶，但我知他有好些事均出不得已，情有可原，事后悔恨已极，所说也极坦白，想起他身世孤苦，又在门下多年，多少总有一点师徒情分，为此不嫌冒失，请念在老友份上，乃母现只一子，饶他一命，许其改过自新。不料老前辈执法如山，没有丝毫情面，我也无颜再代求说。不过此人就是背师作恶，你老人家并未派人擒他回来治罪，黑摩勒虽有一面铜符，也未取出，如非我那两个门人将其截住，早已逃走。如真逃往芙

蓉坪投贼，老前辈就想清理门户，恐也不是容易呢。”

黄生在旁，不知老人别有用意，见宾主双方争论，辞色不善，庞曾性傲，听了一面之词，语多讥刺，惟恐双方闹僵，正想开口，老人已哈哈笑道：“老弟人真忠厚，竟被小畜生花言巧语说动了么？这个无妨，逆徒是你带来，仍由你将他带回原处，或是中途放掉，均由你便。在此两日之内，如不自行归来听我发落，不论逃到天涯海角、虎穴龙潭之中，至多一月，我必有人将他擒回，行我家法，你自请吧。”庞曾也非寻常人物，先是气愤头上口不择言，及听老人如此回答，方觉自己失言，方才所说太无礼貌；又见伊华始而跪地悲哭，满口认罪，神情十分可怜；后听双方争执，表面一言不发，暗中却有欣喜之容，知已受愚，越发后悔。话已说僵，无法改口，转问伊华：“你意如何？”伊华方幸庞曾负气，已受利用，不料姜是老的辣，受愚不过一时，竟还有此一问，当时一呆，想了又想，勉强答道：“弟子蒙恩师暂时宽容，且等两日之后，办完老母身后之事，再来领罪便了。”

庞曾见老人说完已一笑走开，只黄生一人在旁，伊华答话吞吐，神态奸猾，虽以老母借口，面上并无悲戚之容，冷笑道：“我弟兄三人一向扶弱抑强，除恶务尽。似你弟兄以前行为，早已难逃公道。起初也防青笠老前辈多心，隐忍至今，不料仍为你将老人得罪。休看我代你求情，只此两日期限，你如真能洗心革面，改恶归善，就是为你受老人怪罪，也必以全力再为求说，委曲保全。如有丝毫恶念，就是老人大量宽容，或是假手于我，放你逃生，我弟兄三人也饶你不得。”伊华自是极力分辩，因恨黄生师徒帮助外人，始终不曾招呼。

庞曾也不理他，说是要在当地访友，令其自往船中等候，以为伊华形迹可疑，必要乘机逃走，故意在山上访友，谈了好些时，方始回船。一看伊华睡得正香，料知这厮狡猾，在未送到原处以前，只一离开，必被老人擒去，不敢妄逃，想借此表示悔过是真，并无他意，并可借此养好精神，补足连日睡眠，以为逃走之计。正在留神查看，想要开船，伊华忽在梦中哭喊亲娘，醒来又是一套花言巧语，求庞曾将他带往湖口，以便回家见母，假说弟兄二人奉命他出，免使老母伤心等语。因在船上时久，话早想好，装得极像，骗得庞曾又是将信将疑。因其几次未逃，途中仔细观察，除和老人争论时神色不定外，并无其他可疑之处，路上言动甚是恭谨，仿佛强忍悲苦神气，所去之处又是常时往来的湖口，不由把先前疑念去了一些。途中设词试探，伊华也真机

警,看出庞曾生疑,一任如何说法,始终咬定牙关,不露丝毫口风,并说师父厉害,万难逃走,无论如何,须在两日之内赶回待罪,否则,被他擒回,死得更惨。只是期限太短,又在孤山耽搁半日,到家能否把老母后事办完还不敢定,真来不及,也是无法等语,说时泪随声下,悲泣不止。庞曾虽生怜悯,还未十分相信,一直送到他家,并在暗中查看。亲眼见到伊华见母时假装一脸笑容,推说师命远出,向一异人学武求教,以为将来报仇之计,大哥奉命先走,抽空回家送信,请母勿念。一面便去镇上,托两老年人照料乃母,哭诉真情。庞曾不知他当地同党甚多,上岸时已有暗号发出,有人暗中窥探,以为是真,急于想寻风蚓商量,匆匆走去。

伊华原知庞曾必要暗中窥探,许多均是做作,准备人一离开,便即弃母而逃,只为天性多疑,做贼情虚,到时天已昏黑,因恐庞曾未走,同党粗心,不曾看准,虽接同党暗号说人已走,仍不放心,做得过火了些。另一面,黄生明白老人看在老友面上,表面要正家法,实则看出庞曾忠厚,故意激将,想给伊华一线生机。伊华如仍俯首待罪,哭求不去,固不致死,宾主双方也好落场,就是真个母子情深,情急心乱,只在两日之内赶回,也有活命之望。想起同门多年,意欲相机挽救,带了盘庚暗中跟来。先和庞曾一样,也被哄信,正要出面明言点醒,忽然发现有心作伪,便在暗中窥探下去,果然看出破绽。觉着伊华既然以母为重,当此两日之内,便是生死关头,应和乃母多聚些时,为何一到便在外面寻人,一直未回,背人时节,毫无悲苦之容?心更生疑。跟着便听伊华暗告同党说:“老头子听了外人谗言,毫无师徒之情。兄长已死敌手,自己全仗应变机警,暂逃毒手。好在芙蓉坪入山口号已听人说过,期限共只二日,老头子素来强傲,话已出口,两日期限未滿,决不至于出手。只那姓庞的,又想做好人,又怕惹事,反复无常,实在可恨,如知我走,定要作对。且喜被我哄信,现已离开。自来夜长梦多,他还有两个师兄弟,好些门人,均是能手,回去一说,难免生疑。我已决计不再回家见母,由此起身,先走水路,往芙蓉坪赶去。路上恐被对头识破,可代我寻一大竹箱来,我便藏在其内,装着货物,由你们坐船同往,先到湖口停上一夜,天明再走。敌人就是疑心,必当我孤身一人由旱路绕道逃走,决不料如此大胆,会在湖口停船过夜。”

那两同党本是两个山货商人,父母早死,年轻好武,又喜酒色。伊氏弟兄知其家财富有,早就留心,去年见二人与人打架,上前相助,转败为胜,由

此结为至交。黄生本就听说,经此一来,叛师投贼之事已全败露,知其良心已丧,无可救药,同时又探出二伊在当地还曾暗杀良民,霸占人家妻女,许多恶迹。因师父向来说了算数,不满两日限期,如将伊华擒回,反受处分。劝是没法再劝,不由把来时为友热念全数冰消,暗忖:伊华投往芙蓉坪,好些机密均要泄漏。有心通知鄱阳三友,又恐师父见怪。只得叹了一口气,回到船上,打算连夜赶回,将所闻之事禀告师父。乘这一夜工夫,只师父有一句话,仍可勉力追上。刚到湖口镇上,便遇风虬同了辛回走来。双方虽是初见,辛回却认得黄生,同到船上谈了一阵。黄生恐对方当他师父派来,并未提到伊华之事,满拟二人必要谈起,哪知始终未提,只说黑摩勒当夜必到和贼党到人甚多,多半能手等情。三人谈了一阵,便自分手。开船不久,忽遇风雨,正想起风虬前后所说,对于伊华之事仿佛有了准备,只未明言,忽见船上灯光,料是黑摩勒赶来,回舟探问,果然不差。

黑摩勒听完,得知贼党虚实和内中几个厉害人物,以前曾听司空老人说过,想不到这班极恶穷凶均是老贼一党,回忆前闻,也颇惊心,怪不得鄱阳三友那样高人,连黄生也同声拦阻。师徒四人一路说笑,时光易过,不觉天色有了明意,雨早停止,风力甚大。船行大江之中,急如奔马。耳听丁氏弟兄在后船上笑说:“天都亮了,师叔师弟谈了一夜,也未安眠。小孤山就在前面,可要出来看看江景?”

四人推篷出望,东方晓日已由天水相连之处现出大半轮红影,照得千里江流俱成红色,光芒万丈,水面上波涛滚滚,直到天边闪耀起亿万片金鳞。新雨之后,天色澄霁,深蓝色的晴空,只有几点疏星略微隐现。除日边孤悬着两片朝霞,点缀得一轮红日分外壮丽而外,万里长空青湛湛的,更不见丝毫云影。江波浩荡,一片空明,只两岸陆地露出一列黑线,越显得波澜壮阔,上下同清,天水鲜明,一碧无际。为了昨宵雷雨太大,好些往来客船都在觅地避风,尚未开行,偶见一两条渔船,孤舟一叶,漂浮在惊涛骇浪之中,看去十分渺小。再走一段,日轮离水而起,前途水天空际,渐有帆影,三五出现。再一回顾,后面来路更多,或远或近,前后虽有三四十面风帆,在这又阔又大的大江之中,看去仍觉稀落落,相去远甚。遥望前面小孤山,凌波拔起,独峙中流,仿佛一座翠塔浮在水上,上面草木葱茏,苍翠如染,时见红墙绿瓦,楼阁回廊,高低错落,参差掩映于疏林高树之中。远望过去,水是那么绿,山是那么青,江波浩浩,风帆点点,朝霞红日,朗照晴空,翠螺灵峰,浮沉水上,真

个气象万千,美景无限,不禁互相赞妙,叫起好来。

黄生笑道:“老弟想是初次到此,虽然连去带来,天气一好一坏,阴晴异态,你都看到,但是孤山胜概还只见到一斑,没有尽情领略。休说春和景明,盛夏雷雨,江枫落叶,风雪归帆,四时之景各有不同,便是江矾垂钓,轻舟泛月,临江濯足,小楼听雨,以及一日夜间的风雨晦明,阴晴百变,也各有各的妙处,真觉范希文《岳阳楼记》一记,号称千古绝唱,也只说了一个大概。有许多妙处,决非文人一支笔所能形容的呢。”

铁牛忙问:“黄师伯,听说岳阳楼在洞庭湖对岸岳州城上。范希文是什么人,也是一位剑侠老前辈么?”黑摩勒笑骂:“蠢牛,叫你少说话,偏多开口!你和平日对付敌人那样小心多好。什么也不知道,偏要多问,也不怕丢人。你听黄师伯口气,那是现在的人么?”

黄生看了黑摩勒一眼,笑道:“这难怪他,人生本领知识原从学与问得来,学是学习,问是请教,不学不问,不是永不知道了么?本该虚心才好。休说铁牛,便是老弟,为了习武太勤,出道又早,对于文事,未必有暇学习,问问何妨?我们自己人,他又是小辈,不知道的原应留心。文章之事,就说无多实用,像这一类古今名贤,他的出身来历和那有关世道人心的名言至论,多知道一点,使人加强救世济人之志,岂不更好?”

随对铁牛道:“此是宋仁宗时名臣贤相,名叫范仲淹。虽然时代不同,他流传千古的那两句话,却是当政人的不易之论。那两句话就是方才所说他代滕子京所做《岳阳楼记》上的,叫作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。他那意思是说:以前当政的,我去代他执政,看见民生疾苦,必须由辛苦艰难中领导改革。想把人民的痛苦去掉,必须先由自己吃苦耐劳,勤勉奋斗,领头做起。假使把自己和人民分成两起,休说只图自己享受,漠不关心,便是法良意美,善政流风,照此做去,日子一久,必有功效。将来虽也能使人民转为安乐,但当改革之际。暂时自然不易显出功效,甚而增加人民困苦都在意中。自己如以为已对人民用了苦心,尽了责任,我为他们这样费心费力,理应得到酬报,稍微享乐,无关大雅,却不知道这等用心害处太大。一则,人民知识贤愚不等。譬如久病的人,多半习于苟安,喜逸恶劳,积重难返。如有人对他说,你这病象太深,必须走上两三百里路,吃上多少苦药,才能转危为安,身子强壮。他对来人定必怀疑怨烦,轻则忠言逆耳,暗中偷懒自误,重则以德为怨。决想不到照此下去病象日深,非死不可,难关一过,立入康强安

乐之境。领导的人如能以身作则,使其闻风兴起,觉着都是一样人,何况当道大官,哪有现成福不享、专一吃苦费力之理?可见良药苦口,劳作兴家,先苦后甜,必是真的。哪怕上来疑虑,久了也必感悟,再要做出一点成效,越发互相感奋,群策群力,多么艰难困苦的过程,也无不完成之理。等到人民都登乐土,大家快活,我再享受安乐,不特人民没有话说,我那享受也能永久。这等做法,未成以前自是任劳任怨,不知要费多少心力,经过多少艰苦困难才能成功,但等苦去甜来,却是有乐无忧。不说为人,便是为己,前半虽是辛苦艰难,后面全是快乐自在的光阴,也比一人享受,万夫切齿,一面高楼大厦,美妾娇妻,奢侈豪华,日夜荒淫,一面却在天人共愤之下,患得患失,惟恐富贵不能长保,权势一去,身败名裂,稍有风声鹤唳,心魂皆悸,坐立不安,清夜扪心,无以自解的民贼,实要聪明上算得多。这位姓范的,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。我们一旦得志,固应学他榜样,而不得志时,更要各凭本身能力智慧,谋生之外,帮助别人。天底下不论多么艰苦困难的环境,只要努力奋斗,总能克服。尤人怨天固无用处,失望苟安也均自误。事业不论大小,均须勤勉力行,不可松懈,只将心力用到,自然水到渠成,人非衣食不生,但不能说自己饱食暖衣无忧无虑便算一世,须要尽量发挥他的智能,推己及人,使受他帮助的人越多越好,才不枉本身具有的才力智慧。这些前贤的嘉言懿行,不学不问,如何得知?像我们这样行侠仗义,除暴安良,固然也是扶助弱小、救济孤寒的壮举快事,如以大体来论,也是时代使然,局面尚小。真要人人安乐,法令开明,在上者治理有方,一般人民都能自勉自励、克俭克勤,各以劳力智慧谋求生活,守法奉公,亲爱互助,以自己所长补他人之所短,共同度那太平安乐岁月,根本可以做到没有坏人。就有一二害群之马,公私两面都不容其存在,更无不平之事发生,要我们这些侠客何用呢?”

黑摩勒等道:“我们因见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到处横行,欺凌善良,实在看不过去,由不得就要多事,况又加上芙蓉坪这段血海奇冤,诸家遗孤不是好友就是同门,外人知道此事尚且奋臂切齿,何况是自己人?为此日常往来江湖,与这班罪恶滔天的恶贼大盗拼斗,终年冲风冒雨,历尽艰危,稍一疏忽便有性命之忧。所行虽然大快人心,生活实多艰苦,哪似黄兄这样一舟容与出没烟波、渔村隐居悠然自得的有趣得多?休说像你方才所说那样祥和、安乐太平景象,只把芙蓉坪这个民贼大害除去,助诸家遗孤重返故乡,我也约上几个同道,在西南诸省寻一山水清幽之处,开辟一些田亩,将两位师长迎

接了来，自在其中田渔畜牧；凡是孤苦无告的穷人，我都尽量收容，使其分耕力作，同度苦乐劳逸相对的安乐岁月，不是好么？”

三人正说笑间，小孤山江边渔村相去已只两三丈。盘庚不等到达，首先纵上岸去将船系好。遥望矶头柳荫之下，青笠老人正在垂钓。时当清晨，沿江渔人正在忙着上市，渔船纷纷出动。四人见岸上人多，便把脚步放缓，朝侧走去，见了老人，分别礼拜。黑摩勒先把铜符缴上，黄生也将湖口之行一一禀告。

老人听完笑道：“你随我多年，怎会不知我的心意，白跑这一趟冤枉路作甚？伊家两个小畜生何等诡诈机警，小的一个更是刁猾。庞曾偌大年纪，不择贤愚，正好叫他找点麻烦。你当小畜生真个在湖口要住一夜，你不遇见黑摩勒师徒，与贼党动手耽搁，再没有这场大风雨，你回来请命再去擒贼，便能追上么？那两个同党的船还未摇到湖口，竹箱中人已早掉包了。不过鄱阳三友也非弱者，何况庞曾只是一时负气受愚，已早明白，当着我面把话说僵，无法改口罢了。他在途中，就是小贼又用花言巧语，也决不会尽去疑念，轻易放他逃走。还有风虬何等精明，一听便知庞曾把事做错，决不放手使小贼逃走，丢他弟兄的脸。小贼诡计多端，他已看出我有委曲求全之念，只要束身归罪，并非没有生路，偏要丧心病狂去投老贼。明知这三人不是好惹，还敢犯此奇险，当有几分自信。如无这场大风雷雨，就被逃脱也在意中。当初我便看出两个小畜生狼子野心，生具恶根，不肯收容，迫于老友情面，又想这两少年虽是奸恶一流，在我门下年久，也许能够变化气质，如不收容，投在别的坏人门下，定必无恶不作。教好两个恶人，无异多积好些善功，这才收为记名弟子，打算十年之后，看他本性是否能改，再行正式收徒。近年见他们本领渐大，时刻都在留心考查，连试了好几次。上来还好，我正高兴，不料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由去年起，便常时在外，背我为恶。因他们对我还甚敬畏，此次兵书峡之行，又无别人可派，打算再试一次，等他们出门归来再行警戒。我这里还未发作，他们已做出许多犯规之事。我因他们天性凶狠，恐其借口滥杀，早有严令：在外走动，不奉师命，对方就是盗贼恶人，除非无故侵犯，为了防身，迫不得已，也不许其出手。黄山杀贼由于夺剑而起，对方并未犯他，连犯贪、杀两条，已是不容，又用假话欺骗师长，不告而去，并与贼党勾结。照我家规，本难免死。昨日被人擒送来此，我仍念在师徒多年，他母以前虽是著名女飞贼，洗手多年，未犯旧恶，长子已死，只此一子，意欲给他一